

大林文庫15

狂流

王尚義 著



大林出版社印行

狂 流

王尚義著・大林文庫15

出版／印刷／發行：大林出版社

臺北市杭州南路一段143巷48號

郵政劃撥 19235 號

版權所有・丌

每 冊 特 價

行政院登記證 5・5 0030號

十字架，黃色的袈裟。

春天，海，美人，詩歌，
夢中的孩子，你愛什麼？

墳墓裝飾以刺目的花圈，

你乃與幻想作伴，

爲永恒，爲天邊的星，

不顧於兇殘，不顧於散失的烙印。

你呀！不顧於散失的烙印……

在生的幕底，可笑的舞臺上，

你是有資格出賣自己的人，

劍蕭以五光十彩，

繪一片不解的新天，
意志飄盪，聖歌響亮，

蛇的誘惑——

穿過群眾，穿過帝王的寶座，

穿過金字塔，穿過無數世界的沙漠……

狂流呵！

你生在哪裏？死在哪裏？

山、谷、地、洋；

生命迴旋如○

你何以答我痴想，痴想……

前言

我誕生在蘆溝橋事變的前夕，這事對我有無比深刻的意義，我自覺我的生命和苦難是不可分的。因此，當我拿起筆來，要寫自己，要寫這個時代的時候，我不能無視於這一代青年的苦難。

這一代青年的苦難包括兩方面：肉體和心靈的。肉體上，顛沛流離，生活在砲火的烟漫裡。心靈上，掙扎幻滅，飄浮在無數思潮的沖擊中。對於前者，我並無絲毫怨艾和自憐，任何艱苦的環境，對受難者都是嚴酷的考驗；對於後者，我深深感到惆悵，有不知所以的責任感。

「五四」這個黎明的日子，這個偉大啓蒙的開始，帶來了新、舊、東、西的鬭爭，可愛的一代生靈，也隨着葬送其中了。就這一點來說，我覺得功過不是在任何思想和學說的本身，而是在

我們的選擇上。假定中國文化是優越的，我們不妨以頭顱爲長城來護衛它；假定西洋文明是高超的，我們就不妨丟棄一切跟隨它；假定二者都有優越高超的地方，我們不妨嚴肅地整理一下，除其雜穢，留其精華，作一個中西文化的大結合。這選擇的標準，應當是如何適應我們的生存。然而，中國人就缺乏面對現實的勇氣，一種明辨是非的決心。直到今天，在這樣嚴重的生死關頭，尚不能有稍許覺悟和覺醒。事實很清楚，在今日的地球上，誰能把握科學——科學的思想與科學的方法，誰就是強者，誰就是最有資格生存的人。在我們中間，一部份人看清了這個事實，高呼發展科學的口號，對科學卻沒有正確的認識；一部份人表面上承認這個事實，可是一旦科學思想抵觸了傳統的時候，他生怕作了傳統的叛徒。我不曉得該怎樣批評這種現象，但我覺得觀念的謬誤是錯亂的原因。拉拉扯扯，馬馬虎虎，是不能解決問題的——如果想過活，想有更遠的生存！錯誤的是上一代，這是青年的呼聲，但是，我們自己該怎樣警惕，如何不做下一代的罪人，這是一個嚴重的疑問。不然，歷史永遠會重演，苦難永遠會循環，中國人的悲哀愈來愈會變得深沉！

我是抱着上述的隱憂來描寫這一代的。

在本書裡，我毫無諱忌地指出這一代青年惡劣的病症是逃避和意志薄弱。逃避的前提是自私的打算——個人的享受，名譽和金錢；意志薄弱的結果是頹廢、消沉、麻痺。我不敢追問，如果說國家的前途是決定在青年身上的話，這是個多麼可怕的想像！

我不相信病症是絕望的，但首先要找出病因，其次是承認這個事實，然後，我願提出一個藥方。

一、建立一個真實的觀念——面對現實，不逃避，不自欺，什麼就是什麼，不因傳統和習俗的壓力而裝飾自己。

二、建立一個生存的信心——我有很多朋友，拿他們生命的太好歲月，在生死間打轉，深陷在矛盾中，即不敢勇敢地接受死亡，又不敢為生存創造和犧牲，於是——死呀！活呀！呻吟呀！最後是麻木，蒼老，兩手空空，搔着滿頭灰白的髮痕。

如何完成這樣的信念，當然牽涉很廣，但我想一切要由本身做起，心理的建設是必要的。

我覺得現在的青年有四條路可走：一條是自殺，一條是出家，一條是本能地活着，一條是奮鬥，創造更好的生活。

如果你說活着就是痛苦，無往而不是悔恨，人註定要在追求與幻滅裡終其一生，而你真正敢於承認這個事實的話，我勸你自殺。如果你說世界無論如何總是醜惡的，生命也畢竟是虛空的，故不打算在今生中有什麼收穫，而你真正敢於承認這個事實的話，我勸你出家，如果你說阻力是那樣大，我是這樣薄弱，並且我對自己不存任何希望，我只是活着，庸庸碌碌就算了，而你真正敢於承認這個事實的話，我勸你本能地活下去。如果你說，我還年輕，我為什麼要受苦，路是人走的，理想是人創造的，我不信我的生命拚不出火花，放不出光芒，而你真正敢於承認這個事實的話，我勸你奮鬥，奮鬥，創造更好的生活。

生命是你的資本，你當然可以任意化用，對前三種人，我欲無言，對最後一種，我仍願多談幾句：

怎樣做呢？假定你生存的意志是不可動搖的，而有勇氣以此意志改變環境，不任環境毀滅你的意志，並且從幻想（所謂幻想應該是一個臆測，而沒有任何保證能使此臆測成為事實）裡逃出來，認清現實，對自己的能力做客觀的估計，然後，對環境的處理：一、認識環境。二、適應環境。三、改造環境。對自己的處理：建立一個永久的理想（相對於生命而言），而為你一生奮鬥

的目標。爲達成此一目標，就必須有一個完整的計劃，並以此計劃指導你的生活。

對這個時代裡，那些不可避免的悲苦的感受怎樣處理呢？這是決定一個人的人生方向的大問題。

我自己以往完全依着自己的感受在生活，當我悲嘆人生虛無的時候，我失去了一切工作的熱情，當我感到人世可怕醜惡的時候，我想把一切殺盡滅絕，當我感到幻滅失望的時候，我咒詛一切的愛情，友情，和親情。當我感到此生蒼涼無依的時候，我想隱居小林，永棄紅塵。感受是美的，那是促成藝術，文學，宗教昇華的情操，但若以這種感受，左右了你實際的生活，其結果就不堪設想，對於那些多愁善感，帶憂鬱氣質的人，其情勢就更加嚴重。我現在處理這些感受的方法，是把它當作客觀事實的存在一樣。是的，人生總是免不了幻滅，失望，一切都是無常的，樂極必有悲，但那是事實，像二加二等於四的事實，你當然不會被這樣的事實騷亂不安，這正如同雖然死亡是不可避免的，但我們仍要活下去一般的堅決。我想，西洋人那樣地重視科學，重視理智的生活，但他們的藝術、宗教、文學，仍是那樣地豐富和燦爛，恐怕就是他們把握了生命的感受和生命的工作實際分離的結果。

我過去受兩個人的影響最深：一個是叔本華，他曾把我的生底意志根本斷喪。一個是屠格涅夫，他曾把我對愛情的嚮往完全打破。但現在我反省起來，不是他倆有任何過錯，而是我自己對知識的接受，和思想的了解，態度發生問題。

比如，叔本華，他說世界是意志的表象，對的，他說人是受盲目的意志所支配，也是對的，但這與你是否要生存，似乎沒有直接的聯帶關係。如果你讀過他的傳記，你當會知道叔本華也是一個珍惜生命的人。

屠格涅夫的作品裡，那樣地諷刺愛情，諷刺女性的弱點，對的，那是他主觀的看法。他說愛情是世界上最愚蠢的東西，如果你不願接受幻滅，你最好不要接受愛情，也是對的。但這和你是否要棄絕愛情，以及對愛情如何感應，也似乎是兩回事。如果你了解屠格涅夫，你當會知道，他的愛情生活是多麼的豐富，多麼的充滿羅曼蒂克的氣息。

我愛叔本華，我愛屠格涅夫，但這愛是我對知識和文學熱愛的一部份，它不應該阻碍我的生存。

本書所以命名為「狂流」，是以此來象徵愛情，因而愛情成為本書討論的中心。但這並不意

味着人生中最重要問題是愛情，而是說年輕人的生活，思想，苦悶和徬徨，看起來是和愛情那樣緊緊地結合着，而不可分割。

以往，我自認我是個不懂得愛的人，我先是把愛當作幻想，自私和佔有。繼而又把愛情當作本能的衝動，慾的發洩。後來認爲愛是思想和人格的結合，是一種超然的精神生活。最後，乾脆視愛是一種形式，是現實生活的一面。但當我稍微懂得一些的時候，我發現以往全是錯誤，愛是一種犧牲，這種犧牲不是美的享受，不是代價的獲得，更不是對象的佔有，而是無限的給予，無止境的奉獻。如果有獲得，那是被愛者的獲得；如果有幸福，那是被愛者的幸福；如果有滿足，那是被愛者的滿足；如果有血，有淚，那是你毫無怨艾的犧牲。真正的愛，不應對殘缺，醜惡，回報有絲毫計較。

這種對愛的認識，帶給我心中無限鼓舞，我實在無法把它說得清楚。但有一點我堅信不移，便是如果世界有前途，有希望，在於人類把自己的愛投入一個正確的方向。

對文學，我的經驗有限，對小說藝術也沒有深刻的理論基礎，但我堅持忠實地表達自己——說自己想說與要說的話。這是對我自己，對文學，對讀者的基本態度。

如果年輕的朋友看了此書，能開始認識自己，並思振作的話，對於我不知該是個多大的安慰和收獲了。

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七日於秀峯山彌勒內院客廬

一

十二月快過去了，你到處都可以聽到春聲底顫動，在新嫩枝芽的尖端，在杜鵑花早開的花瓣裡，在天空一點點玫瑰色雲片的小翼下，春聲由隱約而清明，由輕細而響亮……。

我伏在草地上，欣嗅着泥土的香氣，那香氣給我一種田園的，故鄉的，童年朦朧的醉意，我悄悄閉上眼，諦聽着春風的耳語，又漸漸轉過身來，視線落在廣漠的天幕上。天幕是奇怪的高而遠，像倒立的海洋那般地晶瑩和深邃，雲朵像浪花，在金色的陽光中，悠悠地浮動着。我的眼睛由恍惚而凝定，由淡散而集中，面對着大自然這樣的瑰麗和神奇，我先時感到寧靜，超逸，又感到惆悵和憂鬱，心靈裡不禁牽動幾根回憶的苦絲，我想着二十年的歲月，那零碎而無定底夢，幸

福的大學時代，生命和春天底燦爛……。

「喂！多美的天氣！」是志豪的聲音，不知何時，他悄悄來到我身邊。

「這種天氣，使人想起許多事情——往事、青春、愛底悲劇。……」我伸張双臂，想擁抱什麼，嘴裏吟詩般喃喃細語着。

「愛令人瘋狂，美令人憂鬱。」志豪婉約地說。

「我底青春，是流沙底夢，痛苦與眼淚凝結的初戀，只是曇花一現，爲什麼來的總要逝去，爲什麼在繽紛燦爛的幕後，會有死亡般底空虛，爲什麼要愛，要毀滅！……」我把嗓子提得高高地，順手抓一把葉子，輕輕向志豪撒去。

「不爲什麼，只爲生命——生命是一件奇妙的事。」志豪說着，在我身邊坐上，把眼鏡取掉放在草地上，沉默了片刻，接着說：「算了，不要無病呻吟了，我來告訴你一件事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我漫不經心地問。

「我有個要好的朋友——孫傳正，你認不認識？」他接着問我。

「認是認識，不太熟，是不是英語學會的會長？」

「對，對，此人才氣橫溢，風流灑脫，今晚他要介紹我認識一位女孩子，有沒有興趣一同去看看。」

「我去，恐怕於事有碍吧？」我投給他一個詭秘的眼色。

「唉，別那麼緊張，這位女孩子是傳正一位知己朋友的女友，千萬別誤會。」我心裡想，認識朋友的女友，倒也是件有趣的事，便一口答應同去。

於是，志豪拖我起來一起去找傳正，沒有走幾步，遠遠地看見傳正走過來，他穿了一襲藏青色的長衫，悠閒飄逸的影子，給我一個非常清新的印象。

「啊，老王，好久不見了，近況若何？」傳正握着我的手說。

「老王晚上同去，如何？」志豪對他說。

「可以，可以，」傳正眼神有力地轉動了幾下，「不過，我得先打個電話去，給人家說明一下，我們現在去打電話吧！」

傳正走在前面，我和志豪邊走邊談。

「喂，這位女孩子有沒有姐姐妹妹的！」我開玩笑問志豪。

「大概有，傳正似乎向我提過。」志豪望着傳正說。

「怎麼，還沒有見面，你們就準備行動？」傳正轉過來笑着看看我和志豪。

「哪裡，哪裡，說着玩罷了，我可沒有勇氣。」我解嘲地說。

「你呢？」傳正問志豪。

「一句話，沒有老兄許可，絕不輕舉妄動。」志豪堅定地回答。

傳正放心地轉身過去，我和志豪不約而同地扮了個鬼臉。

到了校門口，傳正走進電話亭，我和志豪在外邊等。

傳正愉快地拿着電話筒，簡短地說了幾句，掛上電話，微笑着走出來說：「七點正，她在家等我們。」

志豪看看手錶說：「時間還早，我回去換件衣服。」

「頭髮也該梳一梳了。」我用手把志豪蓬亂的頭髮撥了一下說。

「對了，」傳正也鄭重地說：「老兄的頭髮稍微整理一下，勉強一次吧！」

志豪雙手把頭髮壓下去，再放開手，頭髮像有彈性似地，一根根照樣矗起來，他微微搖頭，

似乎對頭頂那不肯屈服的東西，感到懊惱。

「這樣好了，」傳正說：「六點正到前面的小館吃飯，吃完飯，同去，給人家約好了時間，千萬不能遲到。」

於是，各自離開了，我也回宿舍換衣服。

六點正，我們在館子裡見面了。志豪穿了一套咖啡色的舊西服，沒有打領帶，却結了一條厚圍巾，頭髮稍微整齊了一些，但便然顯露出粗獷和不羈的性格。傳正新吹的頭髮，配着長衫，神態格外悠雅了。

爲着趕時間，我們匆匆吃了飯，再去搭汽車。

車上，志豪告訴我，傳正的這位朋友是空軍飛行員，正在南部受訓，把女友託他照顧。並稱傳正不止一次向他誇耀這位女孩子聰明，機智，學識又好，可謂難得之「才女」，所以他早求傳正代爲介紹認識，一睹丰采。既是才女，更有一見的價值，頓時，我心中充滿許多好奇的情緒。

這時，傳正也反覆地向我稱讚這位女孩子的才氣，什麼六歲就會背唐詩了，什麼在大一的國文課上，被一位教授賞識，當衆宣讀了她的文章了。什麼和一般女孩子不同，對人生和時代有超